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杨成虎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

关键词：佛经汉译；概念体系；典籍英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1）03－0013－07

一、引言

中国典籍英译自清康熙三十年（1691）《论语》英译开始至今已有 300 余年的历史。这期间，中外译者一直都在寻找英译方法，然而，迄今为止，译者们对原典概念术语的英译仍观点不一，缺乏共识。原典概念术语（相当于翻译界通常所说的“文化负载词”）[①] 的翻译问题还未引起译学界足够重视。从现已发表的 70 多篇[②] 有关文化负载词研究的论文来看，只有不到 10 篇是从典籍翻译的角度来讨论文化负载词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在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西方渴望了解中国的语境下，中国典籍英译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更好地英译中国文化典籍，在译文中建立中国文化概念体系的时机就要到来。然而，根据 2010 年 5 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典籍英译研讨会专家大会发言所得到的信息来看，长期以来，中国译者典籍英译的主流仍是采用归化策略，追求译文的流畅性，过多地考虑了西方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以英语文化中大量已有的术语来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概念，尚未建立一套真正表达中国文化的概念体系，这与我们当前大规模英译中国典籍的战略要求不太相符。有幸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佛经汉译对概念术语处理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典籍英译具有借鉴意义。佛经汉译是自东汉至北宋佛教汉传的重大事件，历时长达千余年。这场长期的翻译活动走过了一条归化—格义—会通—异化的历史道路。这条道路与我们今天的典籍英译有着共同之处。本文试图探讨佛经汉译的处理方法为中国典籍英译概念术语的建构提供借鉴。

二、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对原典概念体系的处理，历代译者逐渐完成了对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下面我们以不同历史时期汉译的四部佛经为代表来具体讨论。

（一）《四十二章经》汉译概念体系的建构

东汉佛经汉译草创时期节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有人认为是吴至东晋时所译）是最早的佛经汉译本，文体上采用了归化的策略，仿照《论语》体裁，译述佛学要旨，将儒家典籍的“子曰”改为佛家典籍的“佛言”。在这部经书里，译者使用了道、善、福、智、贤、慈、志、天神、真谛等中国儒、道文化典籍中已有的概念术语来迻译佛经，此外还使用了布施、精进、宿命、一切、非常、玉女、诸侯等汉语一般词语再注入佛经语境中的新词义。当然，在此经中，对于中国典籍中没有的概念术语，译者还是使用了音译，如：佛、沙门、菩萨、迦叶、阿罗汉、阿那含、

收稿日期：2010－12－02

作者简介：杨成虎（1962－），男，安徽舒城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诗歌翻译。E-mail: yangchenghu@nbu.edu.cn

斯陀含、须陀洹、优婆塞等。

（二）《法句经》汉译概念体系的建构

维祇难、竺将炎合译、支谦笔受的《法句经》是三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佛经汉译本。这部佛经是偈颂体（诗歌体佛经），当中也出现了相应的概念术语，译者们采用了意译的有：法、意、空、业、悟、根、垢、贪、嗔、戒、定、慧、真、心、圣、（圣）谛、佛陀、清静、境界、皈依、世界、境界、地狱、有情、诸天、正智慧等，这些词语虽然带有汉语中原义，但在佛经语境中也注入了新的词义；采用了音译的有：梵、魔、僧、漏、偈、（五）蕴、阎魔、瑜伽、袈裟、涅盘、比丘、牟尼、达摩、阿罗汉、阿多罗、乔达摩、婆罗门、干闼婆等；采用了音意译的有：禅定、裟罗树等。

（三）《妙法莲华经》汉译概念体系的建构

后秦鸠摩罗什是佛经汉译影响很大的法师，他的译本已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概念体系。我们以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为例来看看具体情况。采用音译的，除了大量的人名（佛名中也有意译的，如：燃灯佛、不休息菩萨、导师菩萨、观世音菩萨等）、地名（地名中也有意译的，如鹫峰等）音译外，还有：漏、偈、劫、魔、呗、南无、比丘、头陀、菩萨、弥勒、夜叉、舍利、帝释、由旬、三昧、菩提、修多罗、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阿罗汉、阿修罗、舍利弗、迦楼罗、紧那罗、乾闼婆、波罗奈、般涅盘、陀罗尼、（六）波罗蜜、摩侯罗伽、阿僧祇劫、三藐三佛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采用意译的，如：性、欲、体、力、相、根、口、耳、鼻、舌、身、心、意、识、见、知、痴、爱、因、果、报、戒、垢、念、善、恶、业、福、尽、刹、乘、法、道、庙、供养、恭敬、礼拜、礼敬、尊重、赞叹、受持、庄严、六道、轮回、真实、证知、解脱、度脱、教化、化度、功德、如来、世尊、世雄、应供、果报、乐土、地狱、饿鬼、畜生、道场、道法、苦行、正法、正觉、大乘、大士、导师、法师、众生、神通、寂灭、慈悲、世界、合掌、法华、法器、法轮、声闻、普闻、说法、现在、过去、来世、十方、天人、天龙、天子、天王、天眼、仙人、龙王、龙女、自在、平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灭度、授记、方便、塔庙、出家、人天、人非人、天人师、自在天、善男子、善女人、善知识、正遍知、等正觉、明行足、灵鹫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垢世界、调御丈夫、转轮圣王、天龙八部、三千大千世界等；采用音意译的，如：因缘、缘觉、安禅、梵志、梵天、佛德、佛法、佛土、佛塔、佛像、佛眼、恒沙、魔王、菩萨道、菩萨行、菩提心、无余涅盘、阿鼻地狱、娑婆世界、菩萨声闻、曼陀罗华、优昙钵华、曼殊沙华、摩诃曼陀罗华、摩诃曼殊沙华、阿迦尼吒天等。

（四）《大般若经》汉译概念体系的建构

唐代玄奘将佛经汉译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概念体系。我们仅从他所译的《大般若经》（600卷）前10卷以内的经卷来看，概念术语的建构可以说达到了详备的程度。唐西明寺高僧玄则在《大般若经初会序》中说，“蕴之所系者名，名假而蕴无托”。又说他 “郁矣斯文”。 可见他对玄奘在《大般若经》汉译中概念术语的处理的重视和满意程度。由于例证过多，限于篇幅，这里作了大量删节。音译的如：苾刍、般若、佛陀、薄迦梵、般涅槃、俱胝劫、三摩地、婆罗门、揵达缚、阿素洛、舍利子、邬波索迦、邬波斯迦、三邈三佛陀、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等等（大量的人名、地名除外）。意译的如：根、力、愿、念、想、忍、授、行、识、明、觉、定、慧、空、色、无明、念住、正断、神足、等觉、圣道、极动、极踊、极击、缘起、身相、生灭、法门、法性、圣谛、顶礼、布施、调伏、静虑、安忍、勇进、统摄、果报、因缘、本事、本生、方广、希法、欲界、众天、光天、净天、广天、死想、苦想、断想、觉支、道支、神足、平等性、离生性、内外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自性空、无生智、无地界、无眼界、世俗智、他心智、发光地、焰慧地、现前地、不还果、等极踊、等极震、等极击、等极吼、无明尽、心自在、法自在、微妙慧、本色身、六欲天、少净天、广果天、少光天、遍净天、少广天、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无常想、无我想、不净想、不虚妄性、无变异空、极难胜地、三十三天、无量光天、正知正念、诸佛世界、极乐世界、广长舌相、微妙庄严、妙觉庄严、离一切忧、不着色我、不着色无我、不着色寂静、不着色不空、不着色无相、不着色有相、不着眼触不空、不着眼触有

相、不着眼触无常、不着受想行识空、不着眼触不寂静，等等。音意译的如：业障、金刚藏、赡部洲、胜身洲、牛货洲、俱卢洲、夜摩天、大梵天、梵众天、梵辅天、梵会天、睹史多天、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阿罗汉果、无上正等菩提、俱胝那庾多光、大般若波罗蜜多，等等。

从以上汉译本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翻译实践的加深，翻译规模的扩大，概念术语的数量不断增加，汇成了蔚为大观的佛经汉译的概念体系，而且许多概念术语的汉译都有前后继承的关系（后来玄奘法师将这种历代佛经汉译在概念术语上的继承关系称为“顺古故”）。同时，无论是在汉译的哪一个时期，译者们都使用了音译、意译和音意译。在三种译法中，意译所占的分量最大，而且在佛经的语境中注入了新的词义，实现了汉译中的词汇化，是创造译本中新的概念术语的主要方式。从玄奘汉译的《大般若经》来看，他主要使用了汉语中已有的词素创造了大量新的构词（成功地使用意译的手段创造新词语与大规模佛经汉译形成特定的语境有关）。音译的分量次之。从语言表达方式上，意译感觉不好的就用音译。从这个意义上讲，音译和意译是互为补充、互为协调的。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正是这样（如音译的般若、佛陀、三逸三佛陀等和意译的智慧、觉、等觉等在他所译的佛经上下文中就是互为呼应地使用的）。

三、佛经原典概念体系在汉译中建构的理论总结

长期的翻译实践必然产生理论总结。在佛经汉译史上，研究者对原典概念术语的翻译问题历来是重视的，他们“广征博引，搜罗甚富”，从大量佛经的翻译、阅读和研究中对佛经概念术语的汉译处理进行了总结和整理，编纂了佛经汉译阅读和研究的辞书，完成了佛经汉译从实践到理论的概念体系的构建。在众多的理论总结著作中，这里仅就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100 卷）和宋法云的《翻译名义集》（7 卷）两部代表性著作进行讨论。

（一）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对概念体系在汉译中建构的总结

《一切经音义》（100 卷，又称《慧琳音义》）是慧琳在汉至唐代诸家字韵的基础上，删补玄应、慧苑、云公、窥基所撰音义著作的一部大型佛学辞书，该书内容广阔，注释详细，证引广泛。此前，中国学者多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慧琳《一切经音义》作过各种研究，[1-2]而对这部辞书在佛经汉译概念体系建构上的贡献还没有什么认识。该书将《开元释教录》入藏的经论全部加以注释，会通汉、梵语两种语言文化，将佛经汉译中出现的概念术语作为汉语新词语的一个有机部分纳入该书的词条，并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在概念术语涉及印度语言文化时，慧琳的解释清楚详备，使人容易理解接受。他先解释读音，后解释词义，在必要的地方又引经据典加以证明，同时还将每一词条尽可能有的不同译法（包括古代译法）都囊括在内，可以说，这部书已经完成了佛经汉译概念体系建构的理论总结工作。以下我们就几个方面举例说明。首先请看以下与佛名号和印度文化相关的薄伽梵、释迦文诸条（引文中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另，文中的省文予以补出，讹文予以修正，均用中括号标出）：

> **薄伽梵**　五印度梵语也。《大智度》云：“如来尊号有无量名。略而言之，有其六种。薄伽梵是总称也。义曰“众德之美尊敬之极也。”古译为“世尊”、“世出”，世间咸尊重，故《佛地论颂》曰：“自在炽盛与端严，名称吉祥及尊贵。如是六种义差别，应知总号薄伽梵。”
>
> **释迦文**　释迦能，姓。劫初之时，未有君长，众推有道，以为司契，共立一王，号莫诃三未多，云“大等音乐”，谓大众齐等意乐立为王也，即佛高祖以嫡相从，曾不失坠，共赞能为人帝，因斯遂姓释迦牟尼。寂义，佛之别号，谓能寂默生死，恶法亦能证得涅槃寂理。姓号双举，故云释迦牟尼。今语略云“释迦文”。《[大]智度论》云：“释迦文尼，即牟尼，同译，殊略“尼”字也，云“释迦文”也。

对佛经汉译所涉及到的地名，不管是音译，还是意译，慧琳对其名称来历及其别名都作了说明，有的还在地理上作了描述，如鹫峰（耆闍崛山）、苏迷卢山、南赡部洲、东胜身洲、阿鼻旨（阿鼻地狱）诸条：

鹫峰 上音就，西国山。此山高峻，鹫鸟所居，或名灵鹫山，或云鹫岭，皆一山而异名也。如来于此山中得转法轮，甚多圣迹，在中天界。

耆闍崛山 上音只，下达律反。正梵音，云“纥哩（二合）驮啰（二合）屈吒”。唐云“鹫峰山”，即前文已说也。

苏迷卢山 梵语，宝山名，或云“须弥山”，或云“弥楼山”，皆是梵音声转不正也。正梵音云“苏迷嚧嚧”，字转舌。唐[云]“妙高山”。《俱舍论》云：“四宝所成，东面白银，北面黄金，西面颇梨，南面青琉璃。”《大论》云：“四宝所成曰妙，出过众山曰高，或名‘妙光山’，以四色宝光明，各异照世，故名妙光也。”

南贍部洲 时染反，去声，梵语。此大地之总名也。古译或名“谵浮”，或名“琰浮”，或名“阎浮提”，皆梵语讹转也。正梵音云“[弓晉]谟”。立世《阿毘昙论》云：“有贍部树生此洲。北边泥，民[名]陀罗河，南岸正当洲之中心，北临水上。于树下水底南岸下有贍部黄金，古名‘阎浮檀金树’，因金而得名，洲因树而立号，故名贍部。音如谵，音之叶反，[弓晉]，音蚕览反，览字，取上声呼之。”

东胜身洲 古云“弗于逮”，或云“弗婆提”，或云“毘提呵”，皆梵语轻重不同也。正梵音云“补啰[口缚]尾禰贺”，义译为“身胜”。《[阿]毘昙[论]》云：“以彼洲人身形殊胜，体无诸疾，量长八肘，故以为名也。”

阿鼻旨 诸以反，或言“阿毗至”，亦云“阿毘地狱”，或言“阿鼻地狱”，一义也。此云“无间”。无间有二：一、身无间，二、受苦无间。

阿鼻地狱 阿鼻，此云“无间”也。

对于涉及佛经核心概念术语的音译词，慧琳的解释十分确切，详细地指出词语的确切读音和准确词义，有时还纠正人们的一些不当理解，如般若波罗蜜多、南无两条：

般 音鉢，本梵音云“鉢啰（二合）”。啰，取罗字上声，兼转舌即是也。其二合者，两字各取半音，合为一声。古云“般”者，讹略也。**若** 而者反。正梵音枳孃（二合）。枳，音鸡以反。孃，取上声。二字合为一声。古云：若者，略也。**波** 正梵音，应云“播”，波个反，引声。**罗** 正梵音应云“啰”，准上，取罗上声，转舌呼之。**蜜多** 正云“弭多”。弭，音迷以反。具足应言：摩贺（引）鉢啰（二合）枳孃（二合）播（引）啰（转舌）弭多。梵云“摩贺”（唐言“大”）鉢啰（二合）枳孃（二合）（唐言“慧”，亦云“智慧”，或云“正了知”，义净作此解）播（引）。

南无 正言“纳慕”，亦言“纳莫”，此云“敬礼”。若言“件谈”，或云“伴题”，此云“礼拜”，言“和南”，皆等讹谬也。有本称“南无诸佛”，应从“喜称南无佛”为正也。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来看，这些词语俨然已经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慧琳对这些概念术语的解释已是阅读和研究汉译佛经必备的基本知识了。

（二）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对概念体系在汉译中建构的总结

（南）宋法云撰《翻译名义集》（7卷），收辞目2040余条，将散见于各经论中的梵文名字分类解释、编集而成，凡64篇。他编纂的目的是“使后学者免检阅之劳”，也就是说它是读者阅读汉译佛经的专业工具书。它的特色就是专就佛经概念术语的音译词作词条，并以意译词或佛经上的有关文字来解释。法云自己说，“言名义者，能信曰名；所以为义，能诠之名”。该书共13部分，涉及佛陀十种通号、诸佛别名、通别三身名、释尊别名、三乘通号、菩萨别名、度五比丘名、十大弟子名、总诸声闻名、宗释论主名、宗翻译主名、七众弟子名、僧伽众名等，基本上都是佛经中的核心概念术语，其重要性是明显的。下面我们仅以佛陀十种通号前五种为例进行说明（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多陀阿伽陀 亦云“怛闼阿竭”。后秦翻为“如来”。《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此经法身释。《转法轮论》云：“第一义谛名‘如’，正觉名‘来’。”此经报身释。《成实论》云：“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此经应身

释。

阿罗诃 秦云“应供”。《大论》云：“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亦翻“杀贼”，又翻“不生”。《观经疏》云：“天竺三名相近。‘阿罗诃’翻‘应供’，阿罗汉翻‘无生’，‘阿卢汉’翻‘杀贼’。”

三藐三佛陀 亦云“三耶三菩”。秦言“正遍知”。《大论》云：“是言正遍知一切法。”什师言：“正遍觉也。”言法无差，故言正。智无不周，故言同。生死梵，故言觉。《妙宗》云：“此之三号，即召三德。今就所观义，当三谛。正遍知，即般若真谛也。应供，即解脱俗谛也。如来，即法身中谛也。故《维摩》云：‘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义，汝以劫寿不能尽受。’”

鞞侈遮罗那三般那 秦言“明行足”。《大论》云：“宿命天眼，漏中为三明。三乘虽得三明，明不满足。佛悉满足。是为异也。”

修伽陀 秦言“好去”。《大论》云：“种种诸深，三蜇无量智慧中去。”或名“修伽度”，此云“善逝”。《菩萨地持经》云：“第一上升，永不复还。”故名“善逝”。

法云是佛教学者，他所引用的资料全都来自汉译本。这和他当时南宋初期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历时千年的大规模佛经汉译到宋代已告完成，佛教典籍的汉译本差不多已经系统详备，自唐代的《大唐内典录》到宋代太祖皇帝亲自提倡编纂《大藏经》，汉译佛经及有关资料基本未被流散，为法云等学者研究佛教的概念术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对某些词条（如婆伽婆等）比慧琳的解释（如薄伽梵等）更具专业化，这也与他当时能掌握更多的佛经汉译资料有关。《翻译名义集》的成功编纂说明长期的大规模翻译佛经以及所发生的影响是佛经原典概念术语完成在汉译中建构的基础，即便是这些大量的音译词也能在汉语中生根。

四、佛经汉译对中国典籍概念术语在英译中建构的启示

成功的佛经汉译在概念术语的建构上走过了漫长的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今天的典籍英译不乏启示作用。

（一）借鉴佛经汉译经验，树立典籍概念体系英译意识

佛经汉译的有益经验值得中国典籍英译借鉴。试以《楚辞》为例看看英译情况。限于篇幅，我们仅看《楚辞·离骚》前八句概念术语：高阳、伯庸、摄提、孟陬、庚寅、肇（兆）、名、字、正则、灵均。霍克斯（Hawkes 1985）的英译分别处理为 Gao Yang、Bo Yong、She Ti、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geng-yin*、took omens、name、title、True Examplar、Divine Balance，在译文的后面加注释对 Gao Yang、She Ti、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geng-yin*、True Examplar、Divine Balance 等概念详细解释。孙大雨（1996）的英译分别处理为 Emperor Kao-yang、 Pêh-yung、*Sê-ti*、that first moon、*Ken-yin*、xx（xx 表示未将相应的词语作为概念术语处理，下同）、name formal、easy use、*Ts'en-tsê*（Upright Rule）、*Ling ChÜn*（Ethereal Poise）。他在书的结尾处有专门的注释，对 Emperor Kao-yang、Pêh-yung、*Sê-ti*、that first moon、*Ken-yin*、name formal、easy use、*Ts'en-tsê*（Upright Rule）、*Ling ChÜn*（Ethereal Poise）都作了详尽的解释，可惜的是他的音译使用了方言读音，且使用了很陈旧的拼音法。卓振英（2006）的英译分别处理为 Zhuanxu、Boyong、th' year of *yin*、th' First Month of early spring、*gengyin*、xx、personal name、the other name、Zhengze（“Just and Sqaure”）、Lingjun（“Wise and Fair”），可惜对这些概念术语的英译未作任何解释。杨宪益（1953）的英译分别处理为 ancestry renowned、illustrious name、Sirius、spring、Tiger（the day）、xx、name、xx、Heaven's marks divine、the virtues of the earth。杨译过于注重文学性和流畅性，将很多词语作了简化处理，消除了这些词语应有的文化意义，某些地方使用了概念术语，如 Sirius，但过于归化，掩盖了原典的文化意义。许渊冲（1995）的英译分别处理为 High Sunny King、my father's name、the Wooden Star、spring、Tiger's day、xx、 name、also called、Divine Right、Divine Flame。许译的情况与杨译的相仿，但在个别地方对概念术语处理失当，如 the Wooden Star、Divine Flame，但他对这种译法也未作任何解释。

通过《楚辞》英译，我们看到译者们之间在英译中对概念术语的处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前后没有继承性。虽然在英译中有音译、意译和音意译，但译者们缺少像佛经汉译那样的“顺古故”，没有“译场”，没有统一的工作规范。如高阳是中国历史文化上重要的人物，属于典型的概念术语，可是杨译和许译都不做音译，而做意译（ancestry renowned，High Sunny King），明显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词语处理了。许译虽然用了大写的形式，但因没有注释，令人无法将它与“颛顼”联系在一起，卓译倒使用了音译 Zhuanxu，但原典中是高阳，这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不用注释是联系不起来的。英译者处理得最好的是英国的霍克斯（David Hawkes），[3]他全译了《楚辞》，几乎将原典中所有的人名、地名、文化概念等使用音译和意译的方法进行了英译，并在译文后加注释说明，另外在全书的结尾还附了一个中国历史及传说人物表，并对他们的来历一一作扼要解释。其次是中国的孙大雨，[4]他使用了古英语诗歌的措辞和韵脚来英译（这一点他做得比霍克斯还要好，因为后者使用的是现代英语语体，而且没有押韵），他对原典的概念术语也尽量保留着，并在译文后也作了详细注释，可惜他没有全译《楚辞》。再次是卓振英，[5]他对原典中的概念术语的音译处理还是很着力的，但可惜他对这些词语未做任何解释或注释。而其余译者的处理则相对较弱些。[6-7]

总的来说，目前典籍英译工作基本上是个体性的（或者两人合作式的），中西译者合作翻译的局面尚未打开，尚未形成明确的工作规范，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尚未形成对中国典籍概念术语全面系统介绍的意识。今后，译者们需要在音译、意译和音意译的基础上，形成工作规范，注重概念术语英译的历史继承性，增强“顺古故”。

（二）适时编纂相应辞书，重视原典概念体系英译研究

除了要在实践中树立典籍概念术语英译的意识以外，我们还要加强理论研究，促进概念术语英译共识的形成。概念术语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基石，更是典籍英译的基石。准确英译概念术语是典籍英译成功的关键。到目前为止，研究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论文，收录在维普中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共有 73 篇（另有硕士论文 1 篇[8]），其中只有 8 篇是讨论典籍翻译的，[9-16]文章多囿于国外学者的观点，缺乏理论深度，总在异化、归化、可译、不可译上打转悠，没有对现实问题提出有用的对策。9 篇之中没有一篇文章考虑借鉴佛经汉译的历史经验。其余的都是文化负载词一般翻译方法的讨论。我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要在典籍英译研究中呼吁学者们重视这项研究，明确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提高译者的业务素质，了解外国读者对阅读真正中国典籍的渴望心理，认识到恰当处理概念术语翻译的重要性。

在研究中，佛经汉译至少有三条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第一，佛经汉译从一开始就有既有音译又有意译，而且音译和意译并不是割裂的关系，在译文中它们都被使用，起到了互相协调、互相解释的作用。第二，随着翻译规模从节译到全译的扩大，概念术语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最后形成了一个体系。第三，“格义”是概念术语翻译的初级阶段，也是必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这些“格义”的概念术语也在翻译语境中完成了其词汇化的任务，产生了新的词义，于是进入下一阶段，译者们就可以以这些新词语为基础，进行一些构词组合，形成一套外来语的概念体系。玄奘佛经汉译中的概念术语处理方法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典籍英译概念术语的形成，在适当的时候，学者们也要编纂像《一切经音义》和《翻译名义集》这样的辞书，对这些概念术语的准确意义进行解释，及时总结经验和巩固成果。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来完成此项事业，我们希望一定会有人去做。

五、结语

本文深入长达千余年的佛经汉译实践与理论的实际，寻找历史上的佛经汉译与当今中国典籍英译的相通之处，试图通过挖掘佛经汉译中概念术语处理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概念术语处理提供某些借鉴。通过代表四个不同时期的《四十二章经》《法句经》《妙法莲华经》和《大般若经》的具体译例以及对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和法云的《翻译名义集》从概念术语翻译的理论研究的评价，本文说明了原典概念术语汉译规模的逐渐扩大过程，指出了意译、音译和音

意译的比例、使用情况以及佛教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概念术语是原典文化的基石，概念术语的翻译是典籍英译不可或缺的任务，正如玄则所说，“蕴之所系者名，名假而蕴无托。”中国典籍所涉及的学科和概念术语要远远大于佛学典籍，中国典籍英译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中国典籍英译任重道远。

注释：

① “原典概念术语”与“文化负载词”仍有区别。第一是范围上的。从现有讨论“文化负载词”的文章来看，后者还包括了一些普通意义的日常词汇和地名，如“荔枝”（lichi）、“拉萨”（Lhasa）等。第二是概念上的。“原典概念术语”具有严格的原典文化翻译研究的学科性质，而“文化负载词”只是翻译中一种需要特殊处理的词汇。概念之间区分欠明确也是制约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因素。

② 笔者以上的数字是查阅维普中刊全文所得。笔者使用关键词查阅，共得 73 篇论文（1 篇讨论英译汉中的文化负载词除外），只有 8 篇是讨论典籍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文章的研究视角和深度均欠理想。

参考文献

［1］徐时仪. 《慧琳音义》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2］姚永铭. 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3］KAWKES D （tr.）. The Songs of the South[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4］屈原诗选英译 [M]. 孙大雨，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5］楚辞 [M]. 卓振英，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6］楚辞选 [M]. 杨宪益，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53.

［7］楚辞 [M]. 许渊冲，译.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5.

［8］周春荣. 文化负载词的英译[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2008.

［9］廖慧华，戈玲玲. 从目的论角度对比分析《李清照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101–103.

［10］李淑杰.《墨子》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J]. 东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5）: 7–9.

［11］师杰. 《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文化翻译比较[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76–79.

［12］张继文.《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兼议《论语》三译本[J].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 51–53.

［13］魏志荣. 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看《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 42–44.

［14］宋钟秀. 理雅各《礼记》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三明学院学报，2008（3）: 301–304.

［15］唐建福，张欣. 从英译《孙子兵法一百则》谈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115–118.

［16］王莉. 从《儒林外史》的翻译谈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 127–130.

On Conceptu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Light of CTBS

YANG Cheng-h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CTBS）enjoys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in its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has gained much experience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today'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the original in CTBS and evaluating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Yiqie Jing Yinyi（The Sounds and Meanings of all Buddhist Sutras）and Fanyi Mingyi Ji（The Collection of Translated Terms and Their Meanings）, this paper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1）There is a succession in translating terms in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conceptual system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2）Corresponding glossaries should be compiled in due time to give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onceptual terms so as to form norms.

Key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CTBS）; conceptual system;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责任编辑　王　抒）